

## 马丁·路德的挚友乔治·斯帕拉丁

顾彦申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提要：**乔治·斯帕拉丁是马丁·路德的挚友和顾问，对改革的推进有重大影响。斯帕拉丁早年深受人文主义影响，后进入选帝侯宫廷工作，深受选帝侯信任，他与路德的友谊对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斯帕拉丁利用工作带来的影响力在政治上保护了路德，确保了改革的持续。同时，斯帕拉丁也是路德思想重要的传播者和新教会的组织者。尽管他的学术和政治贡献在汉语学界和英语学界未受足够重视，但德语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本文对斯帕拉丁的过往研究情况、个人生平、政治参与及其路德的互动做了简要梳理，希望加强学界对这位宗教改革时期重要人物的了解和关注。

**关键词：**乔治·斯帕拉丁；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人文主义

**作者：**顾彦申，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 号。邮箱：[gysmstzl@163.com](mailto:gysmstzl@163.com)；ORCID：<https://orcid.org/0009-0004-5643-4294>。

乔治·斯帕拉丁（Georg Spalatin, 1484-1545）是 16 世纪德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历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也是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der Weise, 1463-1525）的内阁秘书、家庭教师和宫廷牧师。博学多才和心思细腻的斯帕拉丁是智者弗里德里希在宗教改革期间叱咤风云的重要顾问和得力助手，他正是凭借这种身份，极大地拓展了他的朋友马丁·路德的政治影响力，并由此推动了路德的宗教改革事业。

### 一、学术史综述

尽管乔治·斯帕拉丁对他的朋友路德的宗教改革工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但这些方面尚未在汉语学界乃至英语学界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乔治·斯帕拉丁的系统研究目前为止仍然只见于德语学界。

在原始材料方面，斯帕拉丁本人的自传记述了他的人生轨迹和荣誉的基本情况，遗憾的是这篇自传的原稿没有保存下来，如今只能看到由十八世纪耶拿大学法学和历史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布德（Christian Gottlieb Buder, 1693-1763）留下的抄本，该抄本目前由位于耶拿的图林根州大学和州立图书馆收藏。<sup>1</sup> 此外，在研究斯帕拉丁的书信时，我们几乎只能依靠别人写给他的信件，因为他自己写的大部分信件已经遗失。如果这些书信都能流传下来，我们就能从中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因为几乎所有

---

<sup>1</sup> 该抄本扫描件可见 [https://collections.thulb.uni-jena.de/receive/HisBest\\_cbu\\_00030935](https://collections.thulb.uni-jena.de/receive/HisBest_cbu_00030935)。

的问题都在这些书信中得到了讨论。<sup>2</sup> 因此，在信件方面，我们主要依靠各个版本路德全集中保留下来的路德写给斯帕拉丁的信。

在学术研究方面，十九世纪的德国学者探究了斯帕拉丁在宗教改革之外往往被忽视的另一个身份——历史学家，学者阿道夫·西尔海姆（Adolf Seelheim）在1876年出版的著作介绍了斯帕拉丁的生平情况，并分析了他作为萨克森史学家对宗教改革时期历史学做出的贡献。<sup>3</sup> 到二十世纪初，德国出现了对斯帕拉丁生平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作品，教会史学家格奥尔格·贝尔比格（Georg Berbig, 1866-1912）根据截止1525年的斯帕拉丁书信往来记录对其生平及其与路德的互动进行了还原。<sup>4</sup>

二十世纪斯帕拉丁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历史学家伊姆加德·赫斯（Irmgard Höss, 1919-2009），她的斯帕拉丁传记是至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一本<sup>5</sup>，也是费城版路德全集的参考材料之一。赫斯的这篇传记系统分析了一个典型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如何成为宗教改革中的关键性人物，一方面他在萨克森宫廷的关键职位使他在对路德大有用处，另一方面他也充当了阻遏路德非理性冲动的角色。<sup>6</sup> 同时，赫斯也撰写了很多关于斯帕拉丁的专题研究论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写的一篇关于斯帕拉丁与宗教改革和路德宗地区教会组织的论文中，她关注了斯帕拉丁在1517至1525年宗教改革的关键时期的影响，以及1525年智者弗里德里希去世后他对萨克森选侯领地上路德宗教会组织工作的作用。<sup>7</sup> 除此之外，赫斯还探究了斯帕拉丁一些鲜为人知的方面，如对天体现象与占星术的兴趣。<sup>8</sup>

近年来，德语学界也涌现出了一批针对斯帕拉丁的人物研究作品，其中多数研究的时间段与以往研究一样——截止于智者弗里德里希去世的1525年。如神学博士克里斯蒂娜·魏德（Christine Weide）根据1505-1525年的资料重建了斯帕拉丁的书信，展现了宗教改革的开端以及神学和教会发展的决定性阶段。<sup>9</sup> 马丁·伯克特（Martin Burkert）和卡尔·海因茨·罗林（Karl-Heinz Röhlín）生动地追溯了斯帕拉丁的人生历程，并将他的工作置于政治事件的背景中进行考察，重点是1517-1525年宗教改革的关键阶段，同时也展现了斯帕拉丁与其家乡斯帕尔特的关系。<sup>10</sup> 汉斯·约阿希姆·凯斯勒（Hans Joachim Kessler）研究了斯帕拉丁作为天主教选帝侯和改革者马丁·路德二者的中间人，对宗教改革的成功产生的直接影响。<sup>11</sup> 凯伊·纳格尔（Kay Nagel）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16世纪早期与宗教改革关系密切的人文和法律翻译、翻译策略及必要的人际网络。<sup>12</sup>

<sup>2</sup> Adolf Seelheim, *Georg Spalatin als Sächsischer Historiograp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Reformationszeitalters*, (Halle: Gesenius, 1876), 30.

<sup>3</sup> *Ibid.*.

<sup>4</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sup>5</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 1484-1545: ein Leben in der Zeit des Humanismus und der Reformation*, (Weimar: H. Bohlhaus Nachfolger, 1956).

<sup>6</sup> Gordon Rupp, "Review of Georg Spalatin (1484-1545) Ein Leben in der Zeit des Humanismus und der Reformation, by I. Hös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72, no. 285, (1957), 703-705.

<sup>7</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01-135.

<sup>8</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 and the Astrologers," in Paola Zambelli, eds., "*Astrologi hallucinati*": Stars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in Luther's Time,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1986), 123-128.

<sup>9</sup> Christine Weide, *Georg Spalatin's Briefwechsel. Studien zur Überlieferung und Bestand (1505-1525)*,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14).

<sup>10</sup> Martin Burkert & Karl-Heinz Röhlín, *Georg Spalatin: Luthers Freund und Schutz*, (Leipzig: Evang. Verl.-Anst., 2015).

<sup>11</sup> Hans Joachim Kessler, *Georg Spalatin: Geheimdiplomater der Reformation*, (Taucha: Tauchaer Verlag, 2017).

<sup>12</sup> Kay Nagel, *Georg Spalatin als Übersetzer: Studien zu Paratext und Netzwerk*, (Baden-Baden: Tectum, 2022).

由于斯帕拉丁在 1525 年之前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这一时期的资料详尽，但对 1525 年后斯帕拉丁离开选候宫廷之后这一时段的研究仍然不多。在这一时期，斯帕拉丁主要在阿尔滕堡生活和工作，作为路德宗的牧师、探访者和监督者，他对所在地的宗教改革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比约恩·施马尔茨（Björn Schmalz）通过对斯帕拉丁在阿尔滕堡这 20 年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传记性概述，对他在阿尔滕堡为路德宗教改革的实际实施和后续巩固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研究分析。<sup>13</sup>

总体来看，在德语学界，对斯帕拉丁的研究早已得到重视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德国学者对斯帕拉丁个人生平、信件以及在 1525 年前担任智者弗里德里希秘书时对宗教改革的影响和 1525 年后在阿尔滕堡等地对教会组织改革的作用都有了相关的专题研究。而在汉语学界，这些方面仍然是空白，因此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斯帕拉丁的个人生平、他在关键历史时刻的政治活动，并对他与马丁·路德的友谊进行简单介绍。

## 二、斯帕拉丁的个人生平

乔治·斯帕拉丁（Georg Spalatin）原名乔治·布克哈特（Georg Burckhardt），于 1484 年 1 月 17 日出生在距离纽伦堡不远的中法兰克地区小镇施帕尔特（Spalt），该地属于天主教艾希施泰特教区，位于今德国巴伐利亚州西北部。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皮匠——乔治·布克哈特（父子同名），按照当时的习俗，斯帕拉丁后来把布克哈特这个名字换成了从家乡名施帕尔特借来的拉丁文变体，即斯帕拉丁。

斯帕拉丁在家乡施帕尔特的圣尼古拉斯修道院学校度过了最初的求学时光<sup>14</sup>，他在家乡上小学时就表现出了良好的学习能力，1497 年，为了继续求学，13 岁的斯帕拉丁和父母搬到了家乡附近的大城市纽伦堡。尽管家境并不宽裕，但父母还是把他送进了当时著名的圣塞巴尔德拉丁文学校（St. Sebald.），该校隶属于纽伦堡市议会。在 15 世纪末，纽伦堡这座自由的帝国城市已成为德国和西欧重要的贸易中心，尽管有着虔诚的教会，但自由精神仍然在这里盛行，许多人文和艺术的代表人物都生活在这里。该市议会不仅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也同样关注和支持各方面的知识活动，圣塞巴尔德学校就是纽伦堡创建的享有盛誉的四所学校之一，教授语法、修辞、辩证法和音乐。有趣的是就读于该校的两名重要学生最后都在萨克森公爵的宫廷中工作，一位是后来的宫廷秘书斯帕拉丁，他后来成为路德的挚友，而另一位是宫廷神甫约翰·科赫洛伊斯，他后来成为了路德的敌人。<sup>15</sup>

纽伦堡这座古老帝国城市的自由精神和人文气息对斯帕拉丁产生的巨大影响，斯帕拉丁通过来自慕尼黑老师海因里希·格雷明格（Heinrich Greminger）学习、了解了古代精神，格雷明格曾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圈子接受教育，1496 年在纽伦堡人文主义者的支持下被议会任命为圣塞巴尔德学校的教师。<sup>16</sup> 在

<sup>13</sup> Björn Schmalz,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Wirken in Altenburg (1525 - 1545)*, (Beucha: Sax-Verl., 2009).

<sup>14</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02-103.

<sup>15</sup> Gunter Vogler, *Nürnberg, 1524-1525: Studien zur Geschiche der Reformatorischen und sozialen Bewegung in der Reichstadt*, (Berlin: 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82), 18, 79., 转引自：周施廷 Zhou Shiting:《信仰与生活:16 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Xinyang yu shenghuo: shiliu shiji deguo niulunbao de gaige* [Faith and Life: The Reformation in 16th Century Nuremberg, Germany],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91。

<sup>16</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03.

这里的学习经历，为斯帕拉丁日后对拉丁语和希腊语的熟练掌握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极大拓宽了这个小镇少年的视野。

斯帕拉丁只在纽伦堡逗留了一年就决定继续去大学深造，在该地的一年给了斯帕拉丁极大的影响，可能正是因为受到人文主义的教育，斯帕拉丁没有去地理位置更近的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上大学，而是选择了爱尔福特（Erfurt）。爱尔福特大学位于美因茨大主教区的领地上，但同时因为临近萨克森选侯国，也受到萨克森选候的政治影响，处在这两个几乎始终敌对的选候势力范围之间，爱尔福特大学因此很早就从世俗权力中获得了极大的独立性。在当时，爱尔福特大学是德国唯一一所没有完全对人文主义学术关闭大门的大学，尽管如此，这里的学术领域仍然由神学占据主导地位，这个选择证明了他向更自由的思维方式致敬，并决心摆脱束缚他年轻心灵的经院哲学枷锁。<sup>17</sup>

1498年复活节，斯帕拉丁正式进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学家、人文主义者尼古拉·马夏克（Nikolaus Marschalk）当时在爱尔福特大学工作，并成为这所大学人文主义的先驱，他以广博的学识而闻名，吸引了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并向他们介绍古典文学的丰富宝藏。斯帕拉丁先前在纽伦堡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很快进入了马夏克最亲密的学生圈子。很可能正是在这里，斯帕拉丁放弃了他的原名布克哈特，并且改名为其家乡名的拉丁文变体——斯帕拉丁。<sup>18</sup>此外，也正是马夏克这位老师唤起了斯帕拉丁对历史研究的兴趣。<sup>19</sup>

1502年夏，萨克森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建立了维登贝格大学，并很快获得了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建校特许状，新大学于同年10月18日开学。马夏克和斯帕拉丁先后进入了这所新大学，斯帕拉丁在这里学习希腊语和历史学，并在1503年2月成为成为首批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的学生之一。但斯帕拉丁没有在维登贝格久留，而是回到了爱尔福特，他很快加入了以人文主义学者穆蒂安·鲁弗斯（Mutianus Rufus）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圈子，马夏克在去维登贝格之前就已经向鲁弗斯推荐了自己的学生。此时斯帕拉丁在爱尔福特学习法律，同时担任爱尔福特一个受人尊敬的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

1505年夏，在穆蒂安的介绍下，他被派往离哥达不远的图林根森林中的格奥尔根塔尔（Georgenthal）修道院担任见习教师。也许正是在这里，他开始关注神学。无论如何，他第一次研读《圣经》是在格奥尔根塔尔期间，当时对《圣经》的关注是更多地是出于他的人文主义兴趣还是神学兴趣，还有待观察。<sup>20</sup>在1507年，他被授予了图林根霍恩基兴（Hohenkirchen）教区的职位，1508年，他在爱尔福特被副主教约翰·冯·拉阿斯佩（Johann von Laasphe）正式按立为牧师，拉阿斯佩正是同一位按立马丁·路德为教士的副主教（1507年4月3日在爱尔福特奥古斯丁修道院）。然而，斯帕拉丁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曾考虑返回故乡，从他写给人文主义学者威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曾试图在他以前所在的纽伦堡学校找到一个职位，但这一计划无果而终。<sup>21</sup>

<sup>17</sup> Adolf Seelheim, *Georg Spalatin als Sächsischer Historiograp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Reformationszeitalters*, (Halle : Gesenius, 1876), 6.

<sup>18</sup> 西尔海姆通过分析1501到1505的信件称谓变化得出，参见 Adolf Seelheim, *Georg Spalatin als Sächsischer Historiograp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Reformationszeitalters*, (Halle : Gesenius, 1876), 8-9.

<sup>19</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42, no. Jg. (1951), 104.

<sup>20</sup> *Ibid.*, pp.105.

<sup>21</sup> *Ibid.*

后来在人文主义者穆蒂安·鲁弗斯引荐下，斯帕拉丁进入了萨克森选候智者弗里德里希的宫廷工作，<sup>22</sup> 这为斯帕拉丁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一个转折点，不仅对他个人，更重要的是对日后的宗教改革具有深远的意义。斯帕拉丁被任命为选候宫廷的家庭教师，成为后来的萨克森的选帝侯（1532-1547年在位）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 1503-1554）的教师，他于1509年初就任新职。虽然他很快就赢得了选帝侯的信任，但对于不习惯宫廷生活和阴谋的他来说，这并不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斯帕拉丁的能力也不足以抚养一个六岁的孩子。

选帝侯很快就意识到了斯帕拉丁的主要才能，并要求他从事其他工作，包括翻译拉丁文文献，委托他编写萨克森编年史和年鉴。斯帕拉丁于1510年接受了后一项任务，从那时起直到去世，他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历史研究，同时还承担着其他众多任务。这项工作体现在大量的资料收集和众多作品中，其中大部分都以手稿形式流传下来。其内容涵盖萨克森、图林根和迈森地区从古代到斯帕拉丁所处时代的历史，这项任务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史学项目，但一直未完成，现存的部分大约在1515至1517年间完成。<sup>23</sup>

1511年，斯帕拉丁被派往维登贝格大学陪同不伦瑞克-吕讷堡王子（弗里德里希的侄子奥托和恩斯特），并向他们授课。1512年，选帝侯在维登贝格大学创建了图书馆，并任命斯帕拉丁为图书馆馆长。斯帕拉丁终其一生都是维登贝格图书馆的首席图书管理员，斯帕拉丁工作认真，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手稿。除了图书馆事务，弗里德里希在任命教授和决定讲师开设哪些讲座时也非常重视他的建议。<sup>24</sup>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斯帕拉丁一直住在维登贝格，除了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外，他还致力于历史研究，尤其是《撒克逊纪事》的筹备工作。

1514年夏季开始，斯帕拉丁成为选帝侯的亲生儿子的家庭教师，选帝侯把这项任务交给斯帕拉丁，也体现了对斯帕拉丁的信任和恩宠。由于杰出的工作能力，斯帕拉丁在选帝侯心目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516年斯帕拉丁被任命直接为宫廷服务，成为了选帝侯的秘书，这一点从他在随后几年中收到的许多来自各方的信件中就可见一斑，这些信件经常请求他为自己说情。<sup>25</sup> 斯帕拉丁在1518年初成为了选帝侯的忏悔神父，当年夏天，他陪同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参加在奥格斯堡举行的帝国会议，这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1519年，他陪同选候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参加皇帝选举。1520年，他陪同选候参加了在科隆的查理五世加冕典礼。1521年，他陪同选候参加了在沃尔姆斯举行的帝国会议。1522年3月，斯帕拉丁还成为了选候的宫廷牧师，1523年至1524年他陪同生病的选候参加了纽伦堡帝国会议。

1525年5月5日选候智者弗里德里希去世，斯帕拉丁在宫廷里呆了两个多月，处理一些后事。然后，他接任了阿尔滕堡的牧师职位，该职位在文策斯劳斯·林克（Wenceslaus Link）离开后空缺。在路德、阿格里科拉（Agricola）和约拿（Jonas）的建议下，斯帕拉丁获得了这一职位。<sup>26</sup>

<sup>22</sup> Adolf Seelheim, *Georg Spalatin als Sächsischer Historiograp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Reformationszeitalters*, (Halle : Gesenius, 1876), 15.

<sup>23</sup> 斯帕拉丁历史作品的手稿见 <http://vb.uni-wuerzburg.de/ub/spalatin/index.html>。

<sup>24</sup> Adolf Seelheim, *Georg Spalatin als Sächsischer Historiograp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Reformationszeitalters*, (Halle : Gesenius, 1876), 23.

<sup>25</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08.

<sup>26</sup> *Ibid.*

斯帕拉丁于 1525 年 8 月 5 日在阿尔滕堡履新，并于次日进行了就职布道。同年，斯帕拉丁在阿尔滕堡娶了阿尔滕堡唱诗班歌手的女儿卡塔琳娜·海登莱希（Katharina Heidenreich）为妻。这段婚姻非常美满，妻子并为他生了两个女儿。然而，这场于 1525 年 11 月 19 日举行的婚姻一开始却让斯帕拉丁与阿尔滕堡圣乔治修道院的教士们争执不休，他们指责斯帕拉丁违反了独身誓言，并威胁要剥夺他的牧师职位。<sup>27</sup>

除了在阿尔滕堡教区的职责外，斯帕拉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还受到选帝侯坚定的约翰（Johann der Beständige）和他的继任者约翰·弗里德里希的召见，主要负责在选帝侯领地以及后来在阿尔伯丁地区扩大官方教会的组织工作，1528 年，在巡视工作中，他被任命为面积非常大的整个阿尔滕堡地区的主管。<sup>28</sup>

虽然斯帕拉丁从 1525 年 8 月起不再直接为宫廷服务，但每逢重要活动，如出访、会议等，他都会从本职工作中抽身出来。他多次被选帝侯坚定的约翰召见，甚至被他以前的学生约翰·弗里德里希召见，以完成特殊任务。之后多次参加最重要的谈判和帝国会议：1526 年参加施派尔帝国会议，1530 年参加奥格斯堡帝国会议，1531 年参加在科隆的皇帝选举，奥地利大公斐迪南成为皇帝，1532 年跟随约翰·弗里德里希参加了在施韦因富特（Schweinfurt）举行的妥协谈判，1534 年在波希米亚的卡登解决了符腾堡公国的问题，1535 年与约翰·弗里德里希一起前往维也纳接受封地，1538 年到采尔布斯特（Zerbst）与美因茨的枢机主教阿尔伯特（Albrecht）进行谈判。可以说，斯帕拉丁始终与萨克森宫廷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建议对前后三位选帝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sup>29</sup>

在此之后，选帝侯终于让斯帕拉丁得到了渴望已久的休息，因为年事已高的他如果还想履行其他职责，就再也无法承受如此不规律的生活所带来的体力消耗了。然而，选帝侯仍然要求他在地区教会的扩张中执行组织工作，斯帕拉丁在这方面多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约翰·弗里德里希在得知斯帕拉丁患病的第一时间就派他的私人医生拉岑贝格尔（Ratzenberger）前往阿尔滕堡，并给斯帕拉丁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建议斯帕拉丁保持最大限度的平静，并承诺会照顾他的需要。<sup>30</sup> 斯帕拉丁最终于 1545 年 1 月 16 日病逝，葬于阿尔滕堡的圣巴托洛迈教堂（St. Bartholomäi）。

### 三、斯帕拉丁在宗教改革期间的政治活动

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很多德国人文主义者组织社团，兴办学校，以改革宗教和教育青年，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通常被视为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神学家的运动，而忽略了人文主义者在改革中的作用和影响，许多改革者或是改革运动的同情者实际上都有人文主义背景，他们在推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神学问题，还积极参与社会、教育、道德和法律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者将宗教真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强调基督教君主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从而在实际上扩大了政府的权力。<sup>31</sup> 因此，许多人文主义者都加入了各地统治者的宫廷，他们则利用他们在德国各地的人文主

<sup>27</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09.

<sup>28</sup> *Ibid.*

<sup>29</sup> Adolf Seelheim, *Georg Spalatin als Sächsischer Historiograp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Reformationszeitalters*, (Halle : Gesenius, 1876), 19.

<sup>30</sup> Adolf Seelheim, *Georg Spalatin als Sächsischer Historiograph: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sschreibung des Reformationszeitalters*, (Halle : Gesenius, 1876), 29.

<sup>31</sup> James M. Kittelson, "Humanism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9, no. 4, (1976), 303-322.

义社团的人脉，引荐更多的人文主义者参与政治。斯帕拉丁就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他在爱尔福特人文主义者穆蒂安·鲁弗斯的推荐下进入了萨克森选侯宫廷工作，在得到智者弗里德里希信任后长期作为其心腹直至1525年选侯去世。1525年后斯帕拉丁也多次为继任选侯服务，他在宗教改革的许多重要历史关头扮演了隐秘而又不可或缺的角色。

斯帕拉丁扮演了宗教改革的“外交中间人”这一重要身份，也是选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在宗教改革中重要的政治和学术顾问。如在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后，敌对双方的交流很大程度上经由斯帕拉丁之手。1519年8月，路德和卡尔施塔特联名致信选帝侯，以回复埃克的异端指控，信中再次描述了莱比锡争论的过程。直到10月12日，路德和卡尔施塔特的回应通过斯帕拉丁寄给埃克，埃克于11月3日回信。由此在斯帕拉丁这里确实形成了一种权威，两个阵营的交锋在这里汇集，虽然过程很缓慢，但却具有外交上的确定性，可以说，斯帕拉丁这里就是敌对双方阵营的争论得出结论的地方。<sup>32</sup>

在莱比锡辩论的这一时间里，斯帕拉丁参与了路德与教皇特使米尔提兹（Miltitz）的所有谈判，路德总是让他随时了解情况，以便他向选帝侯汇报，而选帝侯则完全置身事外。斯帕拉丁非常巧妙地为路德提供了必要的保护，而选帝侯却没有公开宣布支持他，直到1523年，选帝侯还让斯帕拉丁强调他与路德的事业毫无关系。<sup>33</sup> 总之，斯帕拉丁以极其娴熟的外交技巧成功地阻止了教皇特使米尔提兹的让路德去特里尔受审的要求，在不与教皇决裂的同时也保护了路德。

斯帕拉丁还是1521年沃尔姆斯会议上选侯最好的顾问和路德最忠诚的朋友，他是4月17日第一次和18日第二次审问路德的见证人。最重要的谈判都是在斯帕拉丁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与特里尔大主教、勃兰登堡侯爵约阿希姆、萨克森公爵乔治、勃兰登堡主教杰罗姆等人的谈判。特里尔大主教还将斯帕拉丁带进了他的私人会客厅，并为前一天因为没有认出他而道歉，从中可以看出斯帕拉丁在王公贵族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这使得他似乎比其他人更适合、更有技巧地扮演调停人的角色。<sup>34</sup>

在1521年4月末，大约在沃尔姆斯会议结束前后，路德已经知晓他将会被暂时藏匿起来，在4月28日写给画家克拉纳赫的信中他提到：“我将被‘囚禁’并被藏起来，尽管我还不知道藏在哪里。”<sup>35</sup> 5月4日下午，“劫持”发生在阿尔腾施泰因城堡附件，同行的阿姆斯特夫也知道这件事，但路德不知道自己将要被“关押”在哪里。5月23日，斯帕拉丁才跟随选帝侯的随从离开沃尔姆斯，看上去似乎与此事无关，但毫无疑问这事情由选侯指使，斯帕拉丁大概率也从中参与（很可能是他告诉了路德消息），但没有留下什么确凿的文字证据。

在被送往瓦尔特堡后，斯帕拉丁再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路德不得不深居简出的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通信和文学创作都是经由斯帕拉丁之手进行的。维登贝格的学者朋友们把写给路德的信寄给斯帕拉丁，斯帕拉丁再把信转寄到瓦尔特堡。同时，他对路德的手稿进行了修订，这是他的一大功劳，这并非因为路德缺乏独立性，因为他知道这位博学的朋友的高明之处。有些时候斯帕拉丁也会直接扣下一些不适当的手稿，如一份斯帕拉丁认为刺激和冒犯了美因茨大主教这位选帝侯的路德手稿。<sup>36</sup>

<sup>32</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69.

<sup>33</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16.

<sup>34</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148.

<sup>35</sup> To Lucas Cranach, April 28, 1521., *LW* 48, 201.

<sup>36</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308.

对路德来说幸运的是，他没有被君主和领主束缚住为自己辩护的手脚，而且选帝宫廷以最大的冷静和宽容关注着事件的发展。斯帕拉丁当然在这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他是选帝关于路德事件的顾问，给路德的所有命令和信件也都是经过他的手传递的。<sup>37</sup>

总之，选帝侯从一开始就庇护路德，即使在最困难的危机时刻也没有让他倒下，除开他自己的政治利益考量外，很大程度上是斯帕拉丁外交艺术的功劳，他成功地一方面安抚了罗马，另一方面又促进了路德的事业。根据斯帕拉丁在《选帝侯传》中的描述，智者弗里德里希非常小心翼翼、摇摆不定，他曾将一些重要信件改了二十多次，才最终确定了一个版本。<sup>38</sup> 可以想象，斯帕拉丁能够利用选帝侯的这一性格特点，一次又一次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影响他。然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性格特征，选帝侯当然也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此外，由于斯帕拉丁在选帝宫廷的重要地位，他在管理维登贝格大学事务方面也有很大的发言权，维登贝格大学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重要的知识中心，马丁·路德、墨兰顿等宗教改革家都于此任教。在1525年前，维登贝格大学的决定和人事问题都要经过斯帕拉丁的手确认，例如，路德曾与斯帕拉丁、卡尔施塔特讨论和协商的希腊语教席的任命问题，后来斯帕拉丁在奥格斯堡敲定了此事。

自从墨兰顿加入维登贝格大学后，路德提出的大学院系重组计划变得越来越具体。具体内容由斯帕拉丁希望向选帝侯提出交涉，他向选帝侯提出在传统的必修课程外（必须参加这些课程才能获得学位），增加向学生介绍圣经和真正的神学的讲座，同时考虑到伦理问题，这些讲座应由学生自行决定是否参与。

在斯帕拉丁的推动下，维登贝格成立了所谓的“教育学院”（Pädagogium），这是一种大学预科学校，也是一种文法学校。因为人们发现学生在来到维登贝格时并没有做好适当的学习准备，仍有大量的补习工作要做。在教育内容上，亚里士多德被普林尼和昆体良所取代，路德对昆体良推崇备至，认为他在主题和内容方面都能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并对获得教育。斯帕拉丁将整个计划提交路德，路德表示赞同，路德在当时也深受选帝侯的青睐，选帝侯赠送给路德的礼物就证明了这一点，路德对此表示感谢，这也是斯帕拉丁安排的。<sup>39</sup>

斯帕拉丁之所以对大学制度的重组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因为他是选帝侯在所有学术问题上的得力助手，他与路德的联系日益巩固，尤其是路德的事业已经成为维登贝格大学的重要事务。<sup>40</sup>

#### 四、斯帕拉丁与马丁路德的友谊

乔治·斯帕拉丁与马丁·路德的友谊对宗教改革事业的推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关于他们二者的友谊始于何时仍然没有定论，目前为止可以确定两人最早的通信记录是1514年2月，斯帕拉丁向路德的同事约翰·朗（Johann Lang）写信，请他代为询问路德对罗伊希林事件的看法。<sup>41</sup> 同月，路德对斯

<sup>37</sup> *Ibid.*, p. 56.

<sup>38</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22.

<sup>39</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80.

<sup>40</sup> *Ibid.*, p. 39.

<sup>41</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11.

帕拉丁进行了回信，内容是讨论罗伊希林与科隆神学家论战的事情。<sup>42</sup>由此可见，二人在1514年2月前应该并不熟悉，甚至还没有当面接触过，不然斯帕拉丁应该直接写信询问路德而非通过约翰·朗这个中间人的方式传递信息。

从1514年开始，人文主义者斯帕拉丁对深入研究圣经的兴趣与日俱增。路德曾多次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的朋友经常要求对某些经文进行解释。<sup>43</sup>至于这种兴趣是他个人信仰还是工作需要还有待进一步考察。1516年6月8日，路德写信给斯帕拉丁反对选候的主教任命<sup>44</sup>，同年12月14日，路德写信给斯帕拉丁汇报施道比茨（Staupitz）在科隆为选候智者弗里德里希寻找圣物的进展<sup>45</sup>。这说明斯帕拉丁发挥选候和路德互动的中间人角色并不是在宗教改革后才出现的，至少从1516年起斯帕拉丁就已经开始起到这种作用了。在这一过程中，斯帕拉丁逐渐被路德的思想所吸引，以至于后来他再也无法摆脱这种迷人的影响，路德逐渐成为他的朋友和精神导师。

值得注意的是，两人之间的交流经常以书面形式进行，即使两人都在维登贝格，斯帕拉丁当然是在城堡的宫廷里，而路德则在修道院里。路德当时的通信量非常大，其中很多信件是经由斯帕拉丁之手发出的，其中包括与文策斯劳斯·林克（Wenceslas Link）、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和伊拉斯谟等人的信件。

1517年10月，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维登贝格教堂的门上，他在论文中呼吁就赎罪券的价值进行学术争论，正是斯帕拉丁向选帝侯介绍了这些论文并为其辩护。<sup>46</sup>1518年2月15日，路德致信斯帕拉丁希望得到萨克森选候的保护，从之后的情况看该信应该是发挥了作用。1518年春，路德前往海德堡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在旅行途中得到了选帝侯的护送信，并且写信给他以前在维登贝格的朋友约翰·朗，说选帝侯已经保证会保护他，无需他请求，而且他不会容忍他的路德事业被带到罗马。<sup>47</sup>除了斯帕拉丁，没有人能从选帝侯那里得到这样的保证。

1518年8月8日，路德在维登贝格收到了来自罗马教廷的传唤后向斯帕拉丁写了封求援信，当时斯帕拉丁正随选候参加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在奥格斯堡召开的最后一次帝国会议，这封信中提到：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您的帮助……我需要您利用您的、尊贵君侯的和普费芬格博士的影响力，让君侯和皇帝陛下从教皇那里要回我的案件，由德意志的法官进行审判，我同时也给君侯写了信……我本来也想给普费芬格博士写信请求他和他的朋友们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使我从皇帝陛下和君侯那里获得恩宠但是，这件事情必须迅速地处理。”<sup>48</sup>

<sup>42</sup> 林纯洁 Lin Chunjie,《马丁·路德年谱》 *Mading lude nianpu* [The Genealogy of Martin Luther],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30-31.

<sup>43</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11.

<sup>44</sup> 林纯洁 Lin Chunjie,《马丁·路德年谱》 *Mading lude nianpu* [The Genealogy of Martin Luther],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23), 34.

<sup>45</sup> 同上书，第35页。

<sup>46</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20.

<sup>47</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13.

<sup>48</sup> 黄保罗 Huang Baoluo、刘新利 Liu Xinli 编译,《路德书信集: 马丁·路德研究原始文献选编: 1507-1519》 *Mading lude shuxingji: mading lude yanjiu yuanshi wenxian xuanbian: 1507-1519* [The Epistles of Luther: Selected Primary Documents for the Study of Martin Luther: 1507-1519], (济南 Jinan: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daxue chubanshe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58-59.

在信中路德请求斯帕拉丁向敦促，选帝侯和皇帝陛下应拒绝让他的案件在罗马审理。最终，路德的求援和斯帕拉丁的努力没有白费，路德只需于当年 10 月在奥格斯堡的教皇公使卡叶坦（Cajetan）枢机主教面前为自己辩护即可。

从斯帕拉丁说服选帝侯保护路德那一刻起，就可以看出斯帕拉丁试图缓和他朋友的急躁情绪。虽然斯帕拉丁写给路德的信只有几封流传下来，但我们很容易从路德的四百多封回信中推断出这一点，因为路德经常以一种活泼的方式反驳之前斯帕拉丁的反复告诫。斯帕拉丁已在宫廷工作多年，对外交机制有深刻的了解，他试图避免与教皇决裂，而路德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sup>49</sup>

斯帕拉丁和他的朋友们的劝说产生了效果，路德在沃尔姆斯缓和了站在皇帝和帝国面前的狂热。在这里，路德仿佛被神圣知识的精神所驱使，奋力向前，甚至被催促着前进，而斯帕拉丁则是神圣冷静和智慧的人，是明智节制的代表，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找到正确的节奏、正确的节拍，这是让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在和平中发展、成长和成熟所必需的。<sup>50</sup>

尽管斯帕拉丁个人坚信路德的事业是真理和正确的，但他在宫廷中的谨慎和外交上的小心谨慎常常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他的行动步伐有望取得成功。如果没有斯帕拉丁的干预，路德的活动就有着过热的危险。

路德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斯帕拉丁的保护而在物质上依赖他的朋友，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崇敬他这位在人文研究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这可以从 1519 年的最后一封信中看出：“你在判断的严苛、批评的尖锐以及学问的丰富方面远远超过我。”这就不仅仅是恭维了，而是路德对斯帕拉丁在知识方面的尊敬和这位修道士所接受的完整的人文教育的友好评价。<sup>51</sup>

此外，两人之间的业务往来也越来越多，虽然斯帕拉丁最初只是从宫廷来到维登贝格的图书馆从事管理工作，但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的权限不断扩大。1518 年，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着手制定大学学业重组计划，路德与经院神学的决裂使这一计划变得十分必要。<sup>52</sup> 从这时起，所有与维登贝格大学有关的决定都要经过斯帕拉丁之手，大学方面则向选帝侯的秘书提出所有需要的请求和关切，由于他可以直接接触选帝侯，因此这个职位极具影响力。

由于斯帕拉丁的斡旋，维登贝格大学的学业重组得以迅速进行。除了通过斯帕拉丁之外，路德之前与人文主义圈子没有任何接触，但他在神学研究过程中接触到了人文主义，在以圣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希腊语、希伯来语、拉丁语等古典语言的学习立即成为神学的必修课。因此，维登贝格成为第一所按照人文主义者的要求教授这些语言的大学。1518 年夏，人文主义者墨兰顿因此被介绍到维登贝格大学，路德与他成为了最重要的同事，除了罗伊希林的推荐外，我们也能看到斯帕拉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一封 1518 年 8 月路德给斯帕拉丁的回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至于您关心并提到的菲利普·梅兰希顿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并且还会继续去做。请不要担忧。”<sup>53</sup>

<sup>49</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13.

<sup>50</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165-166.

<sup>51</sup> *Ibid.*, p. 88.

<sup>52</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12.

<sup>53</sup> 黄保罗 Huang Baoluo、刘新利 Liu Xinli 编译，《路德书信集：马丁·路德研究原始文献选编：1507~1519》 *Mading lude shuxingji: mading*

1518年末是路德面临的一次重大危机时刻，教会试图将路德驱逐出萨克森领地并将其引渡到罗马审判。11月底，路德在易北河畔的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亲自会见了斯帕拉丁，讨论了他应该留在维登贝格还是离开的问题。对路德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周，路德在1518年12月2日写道，如果没有斯帕拉丁12月1日的信，他可能会离开维登贝格。显然，选帝侯的宫廷也考虑过让路德离开维登贝格的可能性。然而，斯帕拉丁在12月1日的信中明显地表达了情绪的变化，这种变化说服了路德继续留在这里。12月2日的信中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一些维登贝格的朋友建议路德向选帝侯宣布自己是囚犯，这样他就可以被关押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以此向教皇公使们作出答复。<sup>54</sup>然而，路德把这个建议留给了斯帕拉丁研究和评估。我们知道，直到1521年5月，路德在阿尔滕施泰因城堡“被俘”并被带到瓦尔特堡，这个建议才得以实施。路德在信中的最后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对去留问题的想法，从他12月13日写给施陶皮茨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达数周之久，他在信中写道，他不想留下，但斯帕拉丁特别建议他的朋友不要直接逃往法国。<sup>55</sup>当时，路德也有过逃跑的念头，一方面是为了不给选帝侯带来麻烦，另一方面，路德当时无法确定选侯的决定会有怎样的结果，尽管选帝侯一直支持路德和大学，认同他的事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帕拉丁要说服选帝侯继续支持路德的事业并非易事，因为继续庇护路德很可能出现政治上的问题。如果斯帕拉丁没有成功说服选帝侯，路德可能被引渡到罗马或者流亡，这两种选择都可能导致宗教改革遭遇重大挫折。

在1521年的沃尔姆斯举行的帝国会议中，政治经验丰富的斯帕拉丁一直是路德的顾问。在明确了议会的决定之后，他们计划将路德安全地关押一段时间，直到骚乱稍稍平息。除了选帝侯和斯帕拉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个计划。<sup>56</sup>路德在维登贝格的朋友和同事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因为路德从瓦尔特堡（他被劫持的地方）寄出的所有信件以及他的手稿都是通过斯帕拉丁寄出的。路德在瓦尔特堡逗留期间，两人之间有时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因为路德总是想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斯帕拉丁则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选帝侯与路德的事业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他总是考虑到政治大局。路德总是抵制这种考虑，但又常常向他的朋友让步，事后他常常为此感到后悔。<sup>57</sup>

在一封信回信的草稿上，路德写道，他将按照斯帕拉丁（这封草稿的作者）的规定，在那个时候给选帝侯写信。由此可见，斯帕拉丁是多么支持他的朋友，指示他为了自己的事业应该给选帝侯写什么信。<sup>58</sup>

在1524年底，斯帕拉丁曾意图离开选侯宫廷，理由首先是对于宫廷教士的职务他缺乏必要的资质，其次是他的个人健康问题，最后是他有结婚的意愿。婚姻这个非常私人的问题让两个人都同样关注，11月25日他向路德写信解释他计划离开宫廷的愿望，但路德11月30日回信鼓励他不要放弃宫廷职务，除

*lude yanjiu yuanshi wenxian xuanbian: 1507-1519* [The Epistles of Luther: Selected Primary Documents for the Study of Martin Luther: 1507-1519], (济南 Jinan: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daxue chubanshe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64-65.

<sup>54</sup> Luther an Spalatin (2. Dezember 1518), *WA*, Briefe I.

<sup>55</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44-45.

<sup>56</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18.

<sup>57</sup> *Ibid.*, pp. 118-119.

<sup>58</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135.

非是为了婚姻，路德还并指出现在他自己没有结婚的计划，因为他每天都在期待着死亡。<sup>59</sup>（但半年后路德就结婚了）如果不是受到为选帝侯服务的束缚，斯帕拉丁本人毫无疑问会更早结婚，只是出于为选帝侯工作的考虑，他才没有早早地迈出这一步，而他已经认真考虑了很长时间。<sup>60</sup>半年后，智者弗里德里希去世，斯帕拉丁离开宫廷，之后直到去世都在选侯领地内奔走，从事新的教会的组织工作。

最后，路德也在书信交流中就翻译工作向他的朋友斯帕拉丁提出了建议。斯帕拉丁对翻译情有独钟，因为他是一位精通德语和拉丁语的人文主义者，一直在试图推动德语的健康发展，并希望将德语作为母语。他认为古典世界的瑰宝不仅是学术世界的财产，也是德意志人民和民族的财产。纵观斯帕拉丁的晚年生活，他作为一名翻译家在这方面开展了很多丰富的活动。<sup>61</sup>

梳理斯帕拉丁与路德的整个交往过程，我们可以将 1525 年智者弗里德里希去世作为一个分水岭，在 1525 之前，斯帕拉丁之于路德是政治上的保护者，他担任选侯秘书这一要职，使他能够保护路德，从而确保了宗教改革得以持续。在 1525 年之后，他是路德思想的传播者和新教会的组织者，通过从事组织和改革地方教会的工作，在新的教会组织的创造与神学思想的传播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 结语

乔治·斯帕拉丁虽然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创造者之一，但却在宗教改革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的个人作用。回顾 1517-1525 年这宗教改革发展中最具决定性的几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处于事件背景中的次要人物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斯帕拉丁在学术和组织工作上天赋异禀，却不是一个具有独创精神和思想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对宗教改革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他担任了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的秘书这一重要职位，并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为路德的事业服务。在皇帝拒绝了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的胜利只有通过适应德意志的政治环境，即与地方政权结盟才有可能。<sup>62</sup>将路德和智者弗里德里希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就是斯帕拉丁，作为一个起到缓冲作用的中间人，他使急躁的路德和谨慎的选帝侯之间的松散纽带得以维持。

总之，对斯帕拉丁的研究是我们认识宗教改革时期政教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实际上德语学界有不少关于斯帕拉丁的材料和研究作品，但目前国内尚无针对斯帕拉丁这一人物的学术论文或专著，甚至没有人物生平的系统介绍，期望今后有更多相关领域的学者能关注到这一人物，进一步完善对宗教改革时期政教关系的认识。

## 斯帕拉丁生平年表

1484 年 1 月 17 日出生在距离纽伦堡附近的小镇施帕尔特

1484 年到 1497 年童年时代，曾在家乡施帕尔特的修道院学校学习

1497 年到纽伦堡的圣塞巴尔德拉拉丁文学校学习

---

<sup>59</sup> To George Spalatin, November 30, 1524., LW 49, 91-93.

<sup>60</sup> Georg Berbig, Georg Spalatin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Martin Luther: auf Grund ihres Briefwechsels bis zum Jahre 1525, (Halle: Verlag, 1906), 314.

<sup>61</sup> Ibid., p. 16

<sup>62</sup> Irmgard Höss, "Georg Spalatin's Bedeutung für die Reformation u. die Organisation der lutherischen Landeskirche,"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vol. 42, no. Jg, (1951), 132.

1498年至1502年进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哲学

1502年至1503年2月进入维登贝格大学学习希腊语和历史学

1503年至1505年回到爱尔福特学习法律，同时担任爱尔福特一个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

1505年夏开始在穆蒂安的介绍下前往格奥尔根塔尔修道院担任见习教师

1507年被授予了图林根霍恩基兴教区的职位

1508年在爱尔福特被正式按立为牧师

1509年初在穆蒂安引荐下进入了萨克森选候智者弗里德里希的宫廷工作，担任家庭教师

1510年在选候要求下开始从事其他工作，包括翻译拉丁文文献，编写萨克森编年史和年鉴

1511年被派往维登贝格大学陪同不伦瑞克-吕讷堡王子并向他们授课

1512年被选帝侯任命为维登贝格大学图书馆馆长

1514年夏季开始成为选帝侯的亲儿子的家庭教师

1516年被任命直接为宫廷服务，成为选帝侯的秘书

1518年初成为选帝侯的忏悔神父，当年夏天，他陪同选帝侯智者弗里德里希参加在奥格斯堡举行的帝国会议，这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1519年陪同选候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参加皇帝选举

1520年陪同选候参加了在科隆的查理五世加冕典礼

1521年陪同选候参加了在沃尔姆斯举行的帝国会议

1522年3月成为选候的宫廷牧师

1523年至1524年陪同生病的选候参加了纽伦堡帝国会议

1525年5月5日选候智者弗里德里希去世后，在宫廷里呆了两个多月处理后事，随后接任了阿尔滕堡的牧师职位，同年娶阿尔滕堡唱诗班歌手的女儿卡塔琳娜·海登莱希为妻

1526年参加施派尔帝国会议

1530年参加奥格斯堡帝国会议

1531年参加在科隆的皇帝选举，奥地利大公斐迪南成为皇帝

1532年跟随约翰·弗里德里希参加了在施韦因富特举行的妥协谈判

1534年在波希米亚的卡登解决了符腾堡公国的问题

1535年与约翰·弗里德里希一起前往维也纳接受封地

1538年到采尔布斯特与美因茨的枢机主教阿尔伯特进行谈判

1545年1月16日病逝，葬于阿尔滕堡的圣巴托洛迈教堂

**The English Title:**

Martin Luther's Best Friend - George Spalatin

**Author:** Gu Yansh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No. 99 Shanghai Road,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Postal code: 200444. Email: [gymstzl@163.com](mailto:gymstzl@163.com); ORCID: <https://orcid.org/0009-0004-5643-4294>

**Abstract:** George Spalatin was a close friend and advisor to Martin Luther and had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Reformation. Spalati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humanism in his early years, and later entered the court of the Elector and was trusted by him. His friendship with Luther was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the Reformation, and Spalatin used the influence that came with his work to politically protect Luther and ensure that the Reformation would continue. At the same time, Spalatin was an important transmitter of Luther's ideas and organizer of the new church. Although his scholarly and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ly emphasiz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speaking academia, much research has been done in German-speaking academi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Spalatin's past research, biography,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his interactions with Luther, in the hope of enhancing the academy's understanding of and attention to this important figure of the Reformation period.

**Key words:** George Spalatin; Martin Luther; Reformation; Humanism